

成吉思汗

情狩

巴根 著

蒙古出版社

成吉思汗

情狩

巴根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责任编辑:沈 丹

封面设计:张 丹

成吉思汗

——情 狩

巴 根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户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5 字数 380,000 插页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0 册

ISBN 7-5039-1367-3/I · 567

定 价:15.80 元

主要人物表

- 铁木真——蒙古汗国成吉思汗
孛尔帖——成吉思汗大夫人
诃额仑——成吉思汗母亲
哈布吐哈萨尔——成吉思汗大弟弟
合赤温——成吉思汗二弟
帖木格——成吉思汗三弟
帖木仑——成吉思汗妹妹
别力古太——成吉思汗异母弟
别克帖尔——成吉思汗异母弟
合答安——成吉思汗情人
希兰斤——成吉思汗原夫人
忽兰——成吉思汗小夫人
也遂——成吉思汗小夫人
术赤——成吉思汗大儿子
察合台——成吉思汗二儿子
窝阔台——成吉思汗三儿子
拖雷——成吉思汗四儿子
豁真——成吉思汗女儿
木华黎——成吉思汗“四骏”之一
孛斡儿出——成吉思汗“四骏”之一
赤老温——成吉思汗“四骏”之一
者别——成吉思汗“四骏”之一
者勒蔑——成吉思汗“四狗”之一
博尔忽——成吉思汗“四狗”之一

忽必来——成吉思汗“四狗”之一
速布台——成吉思汗“四狗”之一
耶律楚材——成吉思汗谋臣，契丹人
脱脱统阿——成吉思汗掌印官，创制蒙古文字
镇儿罕希刺——成吉思汗大臣，合答安之父
尹德儿——成吉思汗侦探官
蒙力克——成吉思汗义父
帖卜·腾格里——名阔阔出，萨满教主
乌林尼——萨满教女巫师，女真人
刘可儿——佛教徒，尼姑，汉人
兰佩玉——道教徒，女道，汉人
扎木合——加吉各特丹部首领，成吉思汗的主要对手
齐力格尔布和——蔑儿乞惕部汗
扎拉都——齐力格尔布和之弟
脱斡邻勒——客列亦惕部汗，又叫王汗
桑昆——脱斡邻勒之子
塔阳汗——乃蛮部汗
古出鲁克——塔阳汗之子
索龙嘎——塔阳汗夫人
哥白——塔阳汗夫人，后赐木华犁
陶云嘎——索龙嘎之弟
浑阿歹——乃蛮部老臣
金章宗——金朝皇帝名完颜璟
完颜宏——金朝宗室大将
完颜顺——金章宗侄儿，大将

引 言

“成吉思汗”这个“世界征服者”的名字，可以说无人不晓。史学界研究他一直是个热门，文学的笔触也常常涉及他。史学著作、文学著作、史文相融的传记文字——欧洲人写的、亚洲人著各类成吉思汗专著，孤陋寡闻莫如我者也已看到了十种版本。史学类的且不论，单从文学类看，大多是以成吉思汗一生征战为主线，主要描写他千无古人的雄才大略和无与伦比的赫赫武功。

愚意认为，因蒙古文字创制较晚，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过程的史实本身没有当时的记载，一些只言片语的记载也是由后人追记或外人的游记而已。这就造成了描写成吉思汗的一大缺憾——无法深层次描绘他黄金家族内部和后宫生活，以及他妻妾们的众生相，他的妻妾对他和汗国的贡献及影响。

本书则着意从这一侧面写成吉思汗，意在换一角来看，“这个震动世界”的帝王的内心世界。其意虽在于此，其境难达矣。

但是，无论如何，离开了战争就没有成吉思汗，离开了战争无法写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呱呱坠地时，他父亲也速该巴特尔正从战场俘一敌将凯旋，并就此敌将之名给孩子起名叫“铁木真”。铁木真9岁时其父也速该巴特尔被塔塔尔部所害，其部落四分五裂。志向远大、性格坚韧的母亲诃额仑挑起了教育孩子重振部落的重任。铁木真是长子，自然是母亲的主要培养对象和助手。从此，铁木真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敌部投井下石到处迫害孤儿寡母，铁木真从小在无比险恶和艰难困苦中长大。这无疑是他坚强无比的性格形成的因素。当成吉思汗闯过无数难关开始振兴部落的时候，突遭蔑儿乞惕部的袭击，其爱妻孛儿帖被抢，给他带来了无法忍受的新的屈

辱。本书就从此切入，给读者展现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称为成吉思汗的过程。

因为这是一部小说，所以一些人物出场的年代及一些事件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是比较大胆地取舍和展开。

成吉思汗打算以五万骑兵攻打蔑儿乞惕部，夺回爱妻孛儿帖。

在一个秋雨霏霏的日子，他召开了御前会议。可以整座移动的硕大的汗帐里聚集了成吉思汗的股肱大臣们。

成吉思汗面无表情地说：“蔑儿乞惕部益发强壮起来，这对于我们统一蒙古各部越来越不利。应该怎样处置，请你们都说一说。”

“打！还有什么说的？他们竟敢抢我们大汗的夫人，简直欺人太甚！”性急的李斡尔出并没有作什么思考。

“我们早晚要收拾掉他们。但是，现在好像不是好时机。攻打塔塔尔战役还没有完全胜利，我们分兵去打蔑儿乞惕，怕两面受敌，不能取胜。”素有智囊之称的赤老温分析道。

者别同意赤老温的意见。他说：“塔塔尔部还有八万兵马在诃伦河畔。我们不能放下受伤的虎去打别的，还是先解决了他们再说。”

善于揣度成吉思汗心思的斯勤心里明白，与其说大汗是为了统一蒙古的大业去攻打蔑儿乞惕部，还不如说是为了爱妻孛儿帖。英勇无比的成吉思汗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他的内心受何等的煎熬啊！还有他的英名受到嘲弄，……他能甘心吗？斯勤也明白，现在攻打蔑儿乞惕绝不是良机。“我要说服大汗。”他心中想。但是，在这个会上不行，因为大汗正在苦恼与气愤之中。现在反对他，反倒让他动肝火，从而作出不正确的决策。

“大汗，攻打蔑儿乞惕是应该的。但是，这样大的问题，我们需要好好思考和谋划。我感到大汗这个问题提得有点突兀，还请容我们仔细想一想。”斯勤字斟句酌着说。

“噢，我明白了，你们是把攻打蔑儿乞惕的战事和孛儿帖被抢这件事联系起来了，你们认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去与他争斗？你们

认为我把统一蒙古的大业置之脑后了？你们全错了！难道你们不认为，孛儿帖的被抢是我们全孛儿只斤部的奇耻大辱吗？是对我们的嘲弄和污辱吗？我们如果咽下这口气，还有什么脸面在这草原上站立？谁还看得起我们？你们如果不愿去，我和李斡尔出去，你们都在这等着吧！”成吉思汗真的盛怒了。

大臣们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这次御前会议不欢而散。

斯勤走出汗帐后并没有回自己的军帐，他率卫士骑马直奔合答安的毡包。合答安是一个以美丽和才艺著称于草原的姑娘，她原本是泰亦赤兀惕部部将索尔罕希拉的女儿。塔塔尔部杀死了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巴特尔后，俺巴该汗的后代塔尔忽台率众反叛，并又追杀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以及孩子们。有一天，成吉思汗被追急了，藏在一个苇垛里。索尔罕希拉搜到了他，但是，他没有捉他，而是告诉他部队今晚的口令，让他逃出重围。结果成吉思汗迷了路又转回来，恰好又被索尔罕希拉撞见，他就把成吉思汗偷偷领到家里藏了起来。他的女儿合答安每天给成吉思汗煮肉和奶食吃，俩人便有了感情。后来成吉思汗经千辛万苦的磨炼，终于振兴了部落，开始了他统一蒙古各部的伟业后，就想娶合答安为正妻。但是母亲坚决反对。母亲认为，他的父亲虽然救过你，但是他们的部落是反叛我们的仇敌，当时帮助杀死你父亲也速该的该死的塔塔尔，你怎么能娶一个敌对部落的女儿为妻呢？成吉思汗拗不过母亲，只好娶了孛儿帖为正妻。但是，与合答安的痴情一直没有断。他把合答安当成了一个小妹妹。合答安也把爱情深深埋在心底，一直跟随成吉思汗东征西讨。因她不仅能骑善射而且聪慧又胆量过人，追求她的人很多，但是她谁都不嫁。成吉思汗也几次严辞训斥一些年轻将领们，不要打合答安的主意，谁如果敢动她一根汗毛，他就让谁的脑袋搬家。合答安成了年轻将领心目中的月亮，只可欣赏而不能摘。

斯勤去找合答安可不是为了谈情说爱。他也深深地爱慕这个女人，他过去也曾向她表白过爱。碰了钉子以后，他更加敬重这个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女人。他今天去找她，是想让她去说服成吉思汗，因为他知道，现在能够说动大汗的只有合答安一个人。

合答安在两名侍女的陪伴下站在蒙古包外，任凭雾般的细雨落在身上，落进白嫩而细长的脖子里。一名侍女要打开鹿皮软伞遮雨，被她制止了。她从骑马的姿势很远就看出，来人是斯勤。

“夫人，怎么站在外边挨雨浇啊？小心着凉啊。”斯勤下马说。合答安虽然没被成吉思汗公开纳为妾，但是，全部落的人都知道她与成吉思汗的关系，所以人们都尊称为夫人。而且，在人们心目中，她的地位和人格不比真正的夫人孛儿帖逊色。

“斯勤，战事正紧，你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合答安的声音清脆悦耳，犹如百灵鸟的鸣叫。

“夫人，正因为战事我才来的，否则，我哪儿敢打搅你呀？”斯勤笑着回答。

合答安明白斯勤话里有话。几年前，斯勤追合答安发了狂。合答安开始时故意若即若离，更使斯勤神魂颠倒。有一夜，他偷偷溜进了合答安的蒙古包，结果等待他的是合答安的几名亲兵，还有她那条能够咬死狼的大黄狗。那几个兵只喊打喊，马鞭子没头没脑的打下来。那大黄狗一口咬住他的小腿肚子。斯勤怕丑事外露，起初不敢出声，只东躲西躲。后来被打不过，只好亮身份：“我是斯勤，奴才们还不住手！”亲兵们才罢手。第二日，合答安当着成吉思汗的面问斯勤：斯勤将军的脸上红一块紫一块的，是不是喝醉酒摔的？搞得斯勤无地自容。后来，成吉思汗知道了这件事，就把斯勤狠狠地骂了一通。从那以后，其他将领们也都收起了那份心。斯勤这么一自嘲，合答安也觉出当时的做法也太过份了一些，就笑着说：“斯勤，我那条大黄狗早死了，这会儿没事的。”

俩人相视都大笑起来。

进了包里，侍女敬茶以后，合答安问：“斯勤，你说为战事而来，到底是什么事？”

“唉，大汗今天又发火了！”

“孛儿帖夫人被人抢走，他能不心急吗？发火是情理之中的。”合答安说。

“这倒是。但是，他要出兵攻打蔑儿乞惕部，现在时机不成熟啊。”

“大汗真的有这种打算？”合答安感到问题有些严重。

“是的，今天他召开御前会议，让大家议这件事，结果赤老温等人提出不同意时，他就发火了。”斯勤把情况说了一遍。

“是啊，现在打蔑儿乞惕绝不是时候。塔塔尔还有八万人马，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大汗看来是被感情折磨得有些不理智了。你们应该晓以大义去说服他，不要让他做出错误的决断才是。”

“夫人，看来，我们几个说服不了他了。者勒蔑又不在跟前，没有人能说服他。”斯勤边说边摇头。

“我去说说看，兴许能说动他。”合答安说。

“我就是这个意思来请你的。夫人，为了统一蒙古的大业，也是为了大汗本人的安危，你就去劝劝他吧。”

合答安轻轻地点了点头。

合答安走进汗帐的时候，暮色已笼罩了草原。淫雨已停，浮云匆匆而过，偶儿露出几颗星星。一见合答安进来，成吉思汗的两眼立刻闪出少有的光芒。

“给大汗请安。”合答安双腿微弯，左手放膝上行礼。

“合答安，快过来坐下。”成吉思汗一扫怒容说。

合答安坐下后，成吉思汗把手搭在她肩上问：“这两天你都干什么了？也不来看我……”

合答安莞尔一笑回答：“大汗，这两天我去打猎了。”

“这秋雨冷风，你打的什么猎呀？”

“大汗，你是知道我脾气的。想干的事，主意既定，就不管什么时机不时机了。”

“还是那么任性！都打着什么了？”

“打着什么呀？昨天下午见了个特别肥大的公鹿，一箭就射伤了，就放马追它。快要追着的时候，又见着一个比它还大的公鹿。我想，这个既然已伤了，跑不到哪儿去，现在打这个没伤的，岂不是打两头鹿了吗？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个没有打着，回过头来找那个带伤的也不知跑哪儿去了。我好后悔呀！那天晚饭都吃的没有什么滋味。”

成吉思汗听着哈哈笑，“你呀，你还像小孩一样，打猎还这么贪心。这不闹了个两手空空？但是，不要急，哪天天气好，我领你去打，保证让你满意。”

“大汗真有这份闲心去打猎？”合答安问。

“咳，说起来真的哪有这闲心啊。只是见你高兴，随便说说而已。”成吉思汗转身说。

“大汗，什么事让你这样焦急呀？”

“蔑儿乞惕部欺人太甚！我想出兵攻打他们，几个大将不同意。好让我痛心！他们误认为我是为了孛儿帖才去打蔑儿乞惕，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大汗你单就是为了孛儿帖夫人去打蔑儿乞惕也是应该的呀。孛儿帖夫人不单单是你的夫人，也是我们整个部族的夫人，是我们的国母呀。他被抢是我们全部族的耻辱。为了雪我们部族的耻辱去与敌人拼斗，是大汗您的天职呀。谁不理解这个，谁就是糊涂透顶了。是不是大汗？”

“嗯，还是我的合答安理解我的心情。我就是这么想的。”成吉思汗用双手抓着合答安的肩头说。

“大汗，您想过没有，孛儿帖夫人为什么被抢？”

“这还用想，我们还不够强大，我们如果十分强大，哪儿还有这种丢脸的事。”

“这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强盛到短期内把所有的敌人都消灭了，是不是大汗？”

“正是，如果那样，我们何必这样长期铁马金戈四处奔袭呢？打仗可不是开那达慕取乐呀。”

“大汗，我冒昧问一句，您出兵攻打蔑儿乞惕有把握取胜吗？”

“我准备把追剿塔塔尔的兵力分出一部分来，加上者别的军团去攻打他们。”

“大汗，塔塔尔还有八万兵马，您现在追剿的兵马不足八万，您再分出一部分来，打塔塔尔可就毫无把握了。就如我昨天打猎一样。”

这时，成吉思汗才恍然大悟，合答安说的打鹿之事，其实是说他呢。他的脸立刻发热起来。但是，他强装镇定地说：“合答安，你说得有些道理，容我再考虑考虑。”

“英明的大汗，您是会做出正确的决断的。”合答安依偎在成吉思汗的胸前。成吉思汗一时忘情，抱起合答安狂吻起来。

成吉思汗听合答安的巧劝，分兵攻打蔑儿乞惕部的决心开始动摇的时候，忽然接到了密探送来的夫人孛儿帖的一封血书。信中说，蔑儿乞惕王齐力格尔布赫逼她做妻，她不从，受到百般凌辱，实在受不了了。如果不考虑腹中的孩儿，她就去死了。成吉思汗读着信，眼泪一串串地掉了下来。他重下决心要不顾一切地去进攻蔑儿乞惕，夺回妻子。

他把这封信和自己的想法给大臣们讲后，连赤老温、斯勤在内都不再劝阻了。他们只筹划怎样分兵和怎样进兵，他们在做战役部署了，这时，他们更深切地感觉到兵力远远不足。

这时，合答安也为这件事苦恼和思索着。她和孛儿帖夫人都爱

着一个人。孛儿帖比她幸运，成了堂堂正正的大汗夫人，她却成了个叫不出口的情人。她恨孛儿帖，可是为了成吉思汗她把恨变成了对孛儿帖的顺从。孛儿帖夫人也嫉妒合答安的美貌，尤其是她的才华，更嫉恨她把丈夫心都掏去了。但是，她也为了成吉思汗，亲近合答安，而且从未干涉成吉思汗与她的私情。

怎样既把孛儿帖夫人救出来，又不影响战事呢？她在苦苦地思索这件事。

她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她为此而十分难过和激动不已。

她把这想法给成吉思汗说后，真正使成吉思汗惊愕不已了。

她说：“大汗为了我们部族的尊严，为了统一蒙古各部的大业，我想，我去把孛儿帖夫人换回来吧。”

“不能，万万不能，我不能失去孛儿帖，同样也不能失去你呀！”成吉思汗几乎是在嘶喊。

“大汗，我知道您的心情，您爱我，痛我。但是，凡事有个大小，你我之间的情爱无论多么崇高，与大汗您的事业比起来是微小的，好比一座山和一块石头，我们不能捡了一块石头，扔掉一座山啊！”

“不，合答安，我知道蔑儿乞惕王齐力格尔布赫是个魔鬼，我怎么能把你推给魔鬼呢？”

“不，大汗，我有对付魔鬼的办法，你就这样决定了吧。你从来都是非常果断的。”

“这事怎么能让我果断起来呢？”

成吉思汗搂着合答安的脖子，满脸泪水滴在了合答安的秀发上。“大汗，我也实在离不开您，但是，为了您和您的部族，我愿牺牲一切。再说，您与我的情爱是山水隔不断的。只要我们的心连结在一起，彼此就永远在一起，何必在乎那身体的接触呢？”合答安也哽咽着说。

“你越是这样高尚情怀，我越离不开你。还是让我率先去打他们吧，即使是失败了，我也不管了！”成吉思汗说。

“大汗，这话不应该从您的口中说出。您是我们全部族的太阳，也是我们全蒙古各部未来的希望，您怎么能不顾全部族的利益，只为我一个人呢？我真不理解！”合答安挣脱开成吉思汗的拥抱说。

“好了，合答安，你不要再说了，我的心在滴血。容我好好想一想。”成吉思汗颓丧地坐在地毯上。

成吉思汗别无他法，只好把合答安的想法告诉了各大臣。他们听后，都被这女人非凡的精神和胆略折服了，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他们也为她深深地惋惜。一个女人，离开自己心上的人去投入一个魔鬼的怀抱，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and 经历多么深的感情折磨呀。但是，不这样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只能这样了。

大臣们都表示同意。这在成吉思汗的意料之中。

成吉思汗派善于辞令的斯勤去和蔑儿乞惕王齐力格尔布赫交涉。

蔑儿乞惕部现在占据着斡难河流域最肥沃而广袤的草原。齐力格尔布赫居住在由几千帐大大小小的蒙古包组成的帐篷城里。这个规模宏大的王城以八卦图案排列，巍巍壮观，齐力格尔布赫的王帐坐落在轴心，比别的蒙古包都高而大，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斯勤望着这些，更感到蔑儿乞惕绝不可轻视。

齐力格尔布赫以接待外部使臣的礼节接待了斯勤。他听完斯勤说明来意后，油旺旺的方脸上挂着得意说：“铁木真想得真美呀！拿一个情人换夫人，他真把我当成傻子了。你回去告诉他，有两个选择——一是让他带全部族归顺于我，二是让他带全部兵马与我决战，否则孛儿帖就是我的。”

“尊贵的大王，您听说过合答安这个女人吗？她是我们草原最美丽的英雄。她的容貌可以使月亮感到羞怯，她的歌喉可以使百灵鸟闭嘴。大王，您如果得到她，您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了，而且她

还能征善战，能出谋划策，成为您不可多得的助手。孛儿帖虽然也美貌，但是怎么能够与她相比呢？而且，如果孛儿帖夫人死活也不顺从，一旦寻了短见，您不是什么也得不到了吗？请大王三思。”斯勤的一席话说得齐力格尔布赫心中起了波澜。

“喂，斯勤，我早就听说过合答安的美貌，没见过这个人，她真是你说的这样美吗？”齐力格尔布赫问。

“大王，我怎么敢撒您的谎呢？我嘴笨，我形容她的语言离她的美艳还差得远了。您将来见到她以后，您就会认为我是多么的缺乏美好语言了。”

“哈、哈，斯勤，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能把死羊说成活的人，你骗不过我，你远道而来鞍马劳顿，你先休息。这事我还得好好想一想。”

斯勤已看出齐力格尔布赫动心了。

齐力格尔布赫召集大臣商议这事。他的弟弟扎拉都第一个表示反对。他说：“王哥，这事万万不能。他成吉思汗拿一个背叛部族的野女人换回孛儿帖，这是对我们的嘲弄，我们怎么能够答应呢？”

第一谋臣脱阿别乞分析道：“大王，这是成吉思汗的又一阴谋啊，他们现在正全力攻打世仇塔塔尔部。我们抢了他的夫人以后，他肯定恨透了我们，但是，目前他们没有力量来进攻我们。所以，他们采取了这个缓兵之计。他们是既想要回人，挽回面子，又不贻误与塔塔尔的战事。他们打败塔塔尔以后，下一步就会来进攻我们了。我们抢他的夫人，激怒他的计谋不成的话，我们应该主动去进攻，不能给他以喘息的机会。至于要孛儿帖还是要合答安那都是次要的事情。”

“喂，你们都是这么看的吗？我可不这样认为。我们抢来孛儿帖，是想向草原各部落显示一下我们蔑儿乞惕部的强盛，说明他们怕铁木真，我可不怕铁木真。其实，我们和博尔只斤部并没有世仇啊。再说，我让你们劝说孛儿帖，你们这几日都徒劳无功。你们现

在又想要和他们开仗，这使我更不理解了。”

齐力格尔布赫真的被斯勤所描绘的合答安的美貌所打动了。他心中已作出决定，要亲眼看看合答安，如果合答安真的如斯勤所说那样，他就想换了。因为，在骨子里他真怕与铁木真较量。他知道铁木真是个打仗不要命的主儿。但是，他还得做做样子给将领们看看，使他有个台阶下。一看将领们都不同意，他就不得不施以王威了。他说：“你们连个孛儿帖都说服不了，还嚼这么多舌，我不想与铁木真打仗。你们如果不同意换，那么干脆就把孛儿帖送回去算了。”

狡黠的扎拉都一听王哥已下了决心，就说：“王哥，这事我看这么办更为稳妥。我们谁也没见过合答安，只是听斯勤说的。斯勤那小子可不能相信。我们先让他们把合答安送来，看看再说，如果真是那样美丽，我们就换了。”

齐力格尔布赫一听弟弟的话有道理，就说：“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吧。”

脱阿别乞轻轻地叹了口气。

斯勤早就料着齐力格尔布赫会有这一着，他想这也是个常理，买个马儿还要看看牙口和蹄子呢，何况要娶个女人呢。

他回去如实地向成吉思汗说明情况。成吉思汗长长“唉”了一声说：“你们做准备，三天以后以送夫人的隆重的礼仪送合答安，我亲自送三十里。”

这三天合答安一直在成吉思汗的汗帐里，她显得格外的镇静，这倒使成吉思汗感到有些不理解，他甚至怀疑合答安是不是对他已没有什么兴趣了。

第三日晚，二人温存一番后，成吉思汗问合答安：“你明日就要离我远走了，你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

“大汗，我倒想问你，你认为我们这次分离就是永别吗？你只想到我们的分离就没有想到别的？”